淵雅堂全集

惕甫未定藁卷四

長洲王芑孫念豐

序三

何蘭士遺詩序

蘭士殁其子弟以若四方知舊屬余序其詩者書十反而余弗報以君葬渴不及銘其藏將別求事行以著見其生平詩不待序也久之未得而余亦衰病臥家空山兩雪惆念存亡余終無以謝後死之責乎哉乃卒爲序諸其詩曰君姓何氏諱道生字立之蘭士其自號也山西靈石人其世繫生出詳余所爲其先公檢討君事狀

乾隆五十一年舉于鄉明年與兒元煩同登史致光榜進士歷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遷御史視漕山東出知江西九江府以病自告還丁檢討憂再出爲甘肅寧夏知府嘉慶十年七月卒于官年四十此其出處先後也少受經學于興化顧進士九苞長見吳張塤舍人而大爲詩以詩求友於天下尤善余有所譏彈應時改定此其師友淵源也再爲知府皆不久無事可見四爲鄉試同考官皆得士今福建按察使蕭山王紹蘭號天下廉能君之所薦拔也書生入工部苦不習料估君獨冠其曹嘗割宅居余余欲界牆庭中有亂甎堆焉君戲其甎

縱橫步目數久之曰得矣翌日召匠界畫如余指而甎適盡其敏達多此類君視東漕訪漕弊于余余時爲華亭校官兢松江事言之其後君見余揚州喟然曰甚矣官不可爲也吾始以君言問吏吏皆曰無之及今沿路所聞皆與君合蓋官在則壅蔽多官去則耳目徹以是推之君之能自警發可知也君之見余揚州値余困甚窺其意苟可益余雖萬金無惜然方自東漕來洗手無餘賸余四繭以去即是君之奉職可知也爲御史會

上親政言事頗施行有大臣薦

上亦雅知君欲試君於外故東漕未訖事遽有九江之

命君力請入　對求改京秩及服闋再起又以請皆不得卒之寧夏至寧夏未一月為武人誤劾與縣令某解職聽勘逾年事白皆還其任君書來不自傷而盡然痛某令之既殁卽是君之與人可知也君與兄元烺硯農相愛同時為曹郎相代為御史自弱冠好交老蒼所與議論多一時鉅人長德不樂居外與俗吏為緣不獲已一出誤遭非意悒悒自放于酒硯農貽書屬余戒君飲君不能用亦不報自此病矣君年少貌晳而頎後乃魁梧方頤廣顙意氣慨然余謂　上方嚮君官且大起起必有立于世豈知其遽死死之日妻子無在旁者君故

修讌齋啟以書抵余字龐惡不類平生猶諄言病益絕筆也傷哉余寡諧士大夫相慕或徒以名惟君兄弟契余甚而君又少余十一歲余晚晚孤落方欲託君以老而君竟死所可覩君彷彿獨有詩在烏虖蓋自君殁而余無四方之志矣書至此不知涕之何從也

嘉樹山房集序

震澤張君翰宣久別不相聞一日忽叩余門來過因留共飯相對憮然顏鬢各非其故矣顧君猶不得已彊出應舉訖無獲焉歲歲就食于外自言鄉學之志未衰出所業示余余讀其文白賁无色清光大來荒江老屋中有耿著胸次而不能下者其文境如方塘曲磵水波不興纖鱗畢見渟然于潦盡潭清之後也其音節如晚蟬獨鶴吸風警露寥然于霜笳曉篴之餘也今天下高談之士所在林立獨爲古文者差少其爲古文不作高談而退有自得如君者豈易覯哉然而君亦坐是窮且老

吳君既倦遊將歸爛溪之上讀書送老追古人立言之義所業益進其貽諸來世當不止是宋以來若李泰伯王常宗之徒身不遇而以文傳者多矣吳君雖窮老又奚足悔乎

鐵制府詩集序

芑孫不自度量刻行所爲詩歌古文辭治亭先生方巡撫山東得其書爲序以誇異之已而公亦自定其前所行詩增著若干卷命芑孫序諸其端伏念公門生故吏徧天下其能文章善持論把旄持節身在日月之際者故多有乃獨有取于孤賤無所知名如芑孫者豈以其事公久又硜硜不解隨人爲俛仰而言之籠若有可信用是不敢承亦不敢辭皇恐累日而爲之序曰天將以一代之文付諸其人則必與之以高一世之氣廓之以容一世之量其人以一代之文自任則必有其胣然不

自已之情與其欲然不自滿之志古未有不如是而能
以其一日之遭際自存天壤揭諸千世百世者公出滿
洲以進士起家自
高宗朝敭歷中外三十年所結知于
聖天子者不專用文字顧猶以文字爲性命儒生學子
聯茵接蘗榷揚下上不異老寒士手緝我
朝崇德以來滿洲蒙古八旗作者三千人詩爲
熙朝雅頌集上之
朝
上既命之名又

親爲製序頒行蓋自
國家肇基建號于兹百有九十年矣然後滿洲蒙古八
旗文獻粲然備見于世自非天以一代之文付公公以
一代之文自任何繇及是公既自任以一代之文其才
恢恢乎無所不有所爲詩久已傳頌藝林其于字句得
失豪芒之間宜無足置慮然公必躊躇審固一再洗削
無憾而後卽安今于已行之詩方且不惜重刊蓋古大
人君子所欲求盡于事物而肫然不自已欲然不自滿
其心之見于詩者猶如是也比者公由巡撫奉
命總督江南江西疆域縱橫數千里嗣此江南西四布

政使司二提督總兵官所領隸文武吏民凡所待治于
公者盤錯糾紛聱牙棘手情勢蔽虧倉猝莫尋其端委
而公爲之措置施行於其間上以報
國下厭時望其心之所欲然不自滿而肫然不自已一
如此詩矣書以復于公并以待讀公詩者其質焉

盛百堂詩序

往在迦東以詩契余蓋又有盛百堂灝元焉迦東詩人之有集者先後皆見余文百堂因以自言余豈嘗忘百堂哉百堂蚤爲諸生隸華亭及余至百堂已自去其籍故余之知之也晚百堂中歲習官文書常在外佐人爲吏垂老猶時時近遊故余之見之也少以見之少而知之晚顧獨使余不忘于心百堂亦若不余舍則徒以詩百堂遊迹不出江南北浙東西遠止河洛中間無邊關阨塞冰天火地可喜可愕之境以發其奇又無金戈鐵馬珠槃玉敦大災劇難奇辭異瑞以助其高華駴怪又

幸無佗離顚沛神殃鬼責以蕩激其無聊不平其生平所履順無大掀簸故詩亦適肖其分一言一句婉約自將緜緜乎其思以遠也窅窅乎其深以至也讀者一往莫知其解三復而與之無窮恍然見才力之外若別有一物以主之其亦有風人之遺情歟何其移我情也昔賢論三百篇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正以羌無故實爲獨到夫獨到者詩之本也方今海寓殷盛英流輩生瓌瑰絕特才力所驅飈馳電擊雷動雲蒸川岳崩書河漢倒流往往山經海志漢注唐疏方言稗史恣肆橫出併在一篇創古未覩於詩之境固益拓矣苟返諸其本質諸

以百堂之詩要未知孰爲近遠此余所爲拳拳不忘于百堂者也有所不忘于余計亦有不忘于人者矣有所不忘于今計亦有不忘于後者矣百堂老矣姑自刻行其詩而書余說繫之以待焉

小謨觴館文集序

海內談者相與揚榷百六十年來人文蔚起獨士能爲古文者加少以是緐憾于學者余竊不然易堂甬東桐城諸家各持其古文以行天下雖學或有至有不至其傳冋緜延而未已也惟排偶之文則幾于曠絕又距曾百年矣蓋南宋後陳義愈高講于文者愈略坐令漢魏風流一墜不可復自近二三十年老生巾箱中物稍益不靈其爲說益不足以困魁岸之士于是湛博絕麗之才稍稍閒出余少歲亦嘗攘臂其閒蹉跎中隳去而徙業俛默默內自慚惋私以望諸同人妄謂斯文無墜必

有英絕領袖之者何其宜見而久弗見耶鎮洋彭子湘涵方今魁岸之士而湛博絕麗之才之一也爲善有暇篤耆文業其爲文專力排偶夫文何有奇偶哉九州四隩見于書斷壺剝棗詠于詩其文奇歟偶歟莫得而離判之也班揚極其盛于漢韓柳起其衰于唐其文奇勝歟偶勝歟莫得而輕重左右之也蓋奇偶之用不齊而一眞孤露吹萬畢發氤氳于意象之先消息于單微之際上者載道下者載心其要因一術爾湘涵少長邊徼多接通流精求緣起燕析利病有山川以助其奇有風雲花鳥以壯其思又不幸久困有羇愁騷屑摧撞拂鬱

以激宕其中之所存繇是俛辭奡釆匪意横發長篇短
章隨變雜施持原以往扶氣以立陽開陰闔神出鬼沒
而一皆以自載其心湘涵不自知其文之爲偶爲奇讀
者亦且忘乎其爲排偶之文焉余胥疏江海所嘗默默
悵望于海內同人者遇湘涵而快然一慰又憮然深惜
其能歎其猶未焯然見褒錄于當時也雖然湘涵年未
四十鍥而勿舍訏必且恢之彌廣異日推其所潤身者
以華于國何遽不鼓鐘一世將余所謂英絕領袖曠百
年幾幸見之者亦在湘涵所自命何如而已會其所刊
小謨觴館文集告成過辱不遺謂序斯集非余莫宜燒

燭循覽輒不自禁爲夸詫之如是

明李文正公年譜序

別時帆忽又五年洵山還自京師得所輯明李文正公年譜曩余往來時帆家累嘗過所謂西涯者相與劇譚文正遺事文正與先文恪公偕相明武宗劉瑾之難先文恪公與劉謝諸公後先皆罷而文正獨留當國低佪久之文正始固與諸公同心旣而不終然先文恪公晚所著書或稱賓之文學或略弗道自餘諸公於文正皆然不徒推見諸公忠厚亦有以知文正生平雖不見與於清議實有見諒於諸公者葢公之留未始非欲爲姚崇之應變不自意乃成胡廣之中庸天下讀懷麓遺文

竊以是惜其人而哀其不幸年譜義從稱美時帆蒐采旣傳陶山續加釐訂其行事爛然具在使公所嘗見許當時者并可白諸來世時帆以居近陶山以同鄉二君敦雅其風尚自非一世所有要其端皆感發於文章然則文章之載於人心而不可亡又有非相業所可同論者在耶公卒於正德先文恪公卒於嘉靖今皆三百年懷麓震澤兩家遺集俱誦人間獨懷麓無阯可尋墓祠茫昧皆待時帆以發之吾家怡老之園淸蔭之堂雖幾就廢然庭中怪石所刻勝朝黎獻之文猶背高松依然前代風霜之色所謂賓之題墨往往在朒軸間淋漓如

渊余誠無所肯似猶獲助二君以增刪勘定其間執筆爲之序其於文章氣澤之傳家門榮落之感爲之軒眉爲之揮涕又有非二君所及知者矣

賞雨茆屋詩集序

余序賓谷詩三年而不成賓谷評之同遊之士評之余亦自評之雖然余卒無以序賓谷詩乎哉今有以高一世之才空一世之氣蚤踐清華出膺膴要據江山風月之勝兼文章賓客之能如是其於吾人遭際亦可必得乎曰不可必得矣今有處得爲之地蒙非意之干負饒樂不可勝之名抱詰屈不自存之慮隱憂顯責萃於前騰譏竦詬交於後摧去牙角自同於庸嵌裹奇横雷轟腸腹如是亦有樂焉乎曰無所樂之矣以無所樂之心居不可得之境榮觀蔵仍孤危日至繇是惛惛焉悄悄

焉有菀而結有萌而達有所可言不可言有所得言不得言有所欲言不欲言雜相起伏一息萬端而其所欲言可言得言者一旦得諸心而注諸手如泉焉咽乎谿谿之間屈折乎迴谿枉渚高高下下忽而墜壑為渴驥為怒猊如雲焉觸石而起蔽虧乎巖崖隔限乎林麓二色而霱三色而素五色而卿象為牛馬或為樓臺如風焉飄飄然起於無何有之鄉經乎廣漠薄乎畏佳盛怒乎土囊之口竅者叫窪者突臼者咬忽而拔木蜚瓦排山倒海雨雪總至鬼神下來若然者自古詩人之遭也自古詩人遭之賓谷亦遭之然則世所羨賓谷而賓谷

所無以自申者天道以是往復磨厲成就賓谷而昌其詩賓谷爲人敏達而慨竦文字之好最篤其於文無所不能而講於詩者尤詳爲翰林曹郎不異諸生時爲轉運使不異翰林曹郎時今所錄存曰賞雨茆屋詩者裁八卷葢其謹又如此昔有議歐陽氏窮而後工之說爲未足以盡詩人余獨不然夫窮非必以貧賤也有時富貴而窮乃窮之彌甚者也賓谷雖天性工詩非必有藉乎窮要凡所以往復磨厲成就之如此何一非天之所爲併氣積力以昌之而賓谷詩亦遂行天下其詩蓬勃也如風瀾漫也如雲澎湃也如泉讀者之所見也而所

有觸於石有咽乎谽谺有怒乎土囊之口者世或不具
知余窮者徒也故遲之又久獨操歐陽氏之說爲之序
雖固窮者之謳言哉後將有慨然而得古今之變者在
於是

鶴泉詩鈔序

高郵夏醴谷先生以博學鴻辭受知
高宗朝領文章之任著得士所得朱仕琇戴祖啓茹敦和之屬位不顯而著書名天下天下無識不識推先生鉅人長德先生既老歸家居數十年有子曰曉春其字南芷以鄉貢出知山東滋陽縣久之拂衣歸養先生先生五年而卒卒後二十五年其子味堂奉南芷所爲鶴泉詩鈔抵余揚州求爲論定余不及遊先生父子間無繇知南芷生平而味堂之來也禮恭而意勤以詩投余渺然有生不見古人之感余雖媿謝誠無說以辭之迺頗

刪替定著其詩爲若干卷爲之序曰自古文章之傳怏然無憾於父子再世之間者常少況乎再世而又傳之如南豐曾氏之自致堯以訖鞏眉山蘇氏之自洵以訖過其於八世福祥之應蓋視科名官職爲尤難而尤可貴重惟君少承醴谷先生之教惇學修文以循良自著又以其餘甄風酌雅寓意山川極命草木藻翰淋漓富贏千首此其詩之可重固不必一一以工拙求之而刱其詩之悱惻淵和憂深思遠又且工到若此而味堂鄉舉不仕繼起讀書長子孫以娛侍君於生前今茲老矣又復葺行其詩於身後此誠不啻如曾之有鞏蘇之有

過世之讀鶴泉詩者方且怏然於人世禍福之極超然有所自得於意言之外而余猶不免較量尅晝斤斤聲律對偶間刪其太半今所校定在錄者止於是是則余之過也夫是則余之過也夫

汪西邨詩序

余往者求詩泖上而弗得也于是慨然作二布衣傳八之得汪君西邨西邨浙之嘉興人僑居泖上餘三十年其羣從兄弟登　朝顯仕而西邨落然無俚壯歲試京師不得意歷齊魯燕趙間悲歌慷慨還歸泖上所居西郭門外版扉老屋門巷蕭然以賣字爲活行吟自遣聲出金石焉余過其廬花藥蓊藹帋墨狼藉懸魚束脯酒籌菜把陌錢裹餅錯雜左右皆求書者所致然泖上之人爭購其書而余獨稱其詩西邨之書縱橫跌宕所涉非一家大要歸本二米米法以險急峭拔爲能西邨用

其法爲書又以用之詩其詩喜橫豎自騁夷奧曠邃不名一長大要五七字古體爲尤勝收攝豪橫覃精擢思使筆如劒芒鍛四射所嚮摧陷極側附傾欹之勢臨危據槁若墜若偪而洶汰融化一造于深穩昔之稱詩者曰香象渡河其稱書者曰怒猊抉石余讀西邨詩不知是一是二然後歎西邨之神乎技也間從西郭門外步以過余軟腳蹩躠疲曳街市間坐定喘息脫其帽髮鬖鬖老矣余見未嘗不悲之而西邨殊怡然有以自樂者既別五六年行李之往來時時問西邨猶居西郭門外老健可喜賣字如故今者刻其詩以壽扺余屬爲序余

茲五十落魄江淮間驟衰形狀不啻如西郵前日自以心耗誠作詩轉頗學書而惜西郵之間澗不獲相從盤礴上下其議論也故著其能書并序生平涯畧亦使後之讀其詩者有以想見其人云

莊蘊川十國宮詞序

余在沙東未及識莊君蘊川君所授業何生其偉以其十國宮詞來問序亦未及爲也今六七年矣蘊川復悉寄生平所爲詩生以書述君之意甚勤念君隱約鄉閭以詩人自老而何生拳拳欲闡其師于當世義有足多者乃卒爲序之其十國宮詞之首曰歐陽五代史創例從坬離析亂中引繩截界以爲十國世家年表不數千言而十國之興衰起仆始末瞭然其間若吳之錦城蜀之醉妝閩之寶皇春鷰漢之以玉樓試瓜諸瑣瑣可喜可愕未嘗不具見其中余常歎爲文章之極而世或謂

其詳未逮薛史今薛史復出餘姚邵二雲學士補其闕又加詳焉然其所爲不如歐史者自在也蓋歐公以小雅念亂之憂示風人棊巾之樂變詩義爲史法故讀其史杳然觀詩心焉薛史則徒紀事焉而已宮詞之體詩也而有擊乎史者也蒓川所作百篇蒐羅鴻富旁及稗野而大要出入于歐薛兩家之間其詞溫容兼有王建花蕊數家之遺自非其人悅學而文素有淵抱未易臻此顧歐公以史寓其詩後人即可以詩合諸史然則如蒓川殆可與之讀史者歟上下我生數十年浙東文獻之傳亦少彫疏矣蒓川其將盤桓風月以詩送老抑將

追從曩古極論天人之際綜合諸史橫豎鉤貫以上詩
詩春秋所繇絕續之緒卓然著書以自名于後耶序其
詩又慨然欲以諗少年英邁若何生者也

聽雨齋詩集序

余今始識白广于揚州然余之識白广久矣余之識白广以其詩以其畫以其听然不可一世之氣與其益然不自掩抑之情而白广之識余也未見則以其畫寄余既見則遂以其詩屬爲序古者一書不兩序今兹序白广詩者舉天下名能文章無慮數十人皆樂爲之言其于白广之才之學之志發揚蹈厲固已無所不至余何以益之且使舉天下名能文章數十人猶未足以發揚蹈厲乎白广之才之學之志雖益以余又何加焉然而白广之屬余也勤勤如不容已如不及待亦顧何哉徒

以余未見白广而能識白广也天下識其面不如識其心識其心不如得其人詩也者固肖乎其人以出而載心焉者也余始未見白广讀其詩識其心而因以得其爲人則雖終老死不見白广其于序白广詩莫余宜況乎亦旣見之而辱重屬之也哉余嘗論古今人遥遥不相見獨其精神之相接懸解冥契恍然如一日者獨賴文章而詩其最也詩之爲道上者積心焉下者積字焉非積字焉無以載其心然所爲積字焉以載其心者非以矜寵乎目所見之人蓋將遥遥以待後千百世目所不見之人已爾人生忽忽一世一世寖而爲千百世目

所見之人寖而爲目所不見之人然則後千百世目所不見之人猶之生並世目所不見之人已爾能使目所不見之人生並世而有以得之則夫後千百世而亦必有以得之白广之詩將以待後千百世目所不見之人自必取決于生並世目所不見之人以生並世目所不見之人之嘗有余也則余之序白广詩誠烏可待烏容已遂爲序之如此

韋靜山文序

余初見靜山當陽董公之家靜山方當爲知縣氣壯甚已而靜山官畿輔不得意稍遷棄而爲遊遊十餘年與余相遇江淮間困甚鬚髯然白矣靜山以名公子蚤成晩蹭蹬躊躇一飯今日士大夫居世有不可知者事足感歎然靜山之學則以是大進靜山學主說經而通敏曲達于時務旁通醫術其爲人謹于取舍善談名理其爲文不甚講求文律意之所到務委折自愜其說不苟止亦不苟同乃者出其所刻文示余屬余爲言余論文主古人義法又好持己所明以律其不衷者常爲一世所

不樂聞靜山誠何取乎異已者而屬之言豈以其謹取舍不苟止不苟同之素操行有巍似靜山者乎抑誠見學無止境由異成和不以已所能者自爲足更將博取而沖挹之雅先及于鄙人乎靜山年今六十有內養顏貌雖衰神明未改自此功名榮進之想日以銷賈仁義道德之積日以增加又不嫌于異已而虛與逶迤精其消息其文心之所鬱于中而大作于外者豈余瑣瑣謏聞所能咫尺裁量之也哉

史恒齋試帖序

往與諸翰林偕爲五言八韻詩課其時吾友溧陽史恒齋方與余同事　官館獨不來入課但時時作詩攜以示余館中余爲點識利病抉發其所以然余旣去京君亦旋出及余再入京師士大夫誇頌恒齋詩大似鐵夫出其所留藁觀之詩皆警絕一氣盤旋不見首尾若泥在鈞金在冶隨範賦形變怪莫測余亦詫歎恒齋才力至是且十倍過余豈獨似余也哉久之君爲興化教諭以憂解職復相聚江淮間意忽忽不自得然所爲五言八韻詩愈奇以工恒齋志潔行修介然爲篤古方聞之

士其學尤長于說經由小學以疏通經義旁精中西算數鉤刖深隱排去壅閡方爲大戴禮義疏未成其于詞章若未暇數數者然出其緒餘猶足壓倒一切如此余恐其亂此家居仰屋將別求絕業以自寄或于舊所爲五言八韻詩不自料理付諸棄餘可惜也故今爲收其藁而刻之揚州余前所刊行同課詩廹于出京僅得九卷蓋未及竟其後翻摹遍天下坊賈遽名之曰九家詩其實當時與于課者尚有遂甯張檢討問陶甯化伊郡守秉綬介休劉侍讀錫五靜樂李按察鑾宣永康熊儀部方受吳江家侍御祖武汾陽曹給事錫齡涇縣吳侍

讀芳培峽江習郡守振翎以及往來無常數者十餘人非止是九家也今恒齋詩出世容有好事者取而合之前編以為十家者乎雖然此非余與恒齋之所欲問也已

朱井南左國續補序

韋昭之序左氏外傳謂雅思未盡復采穆王以訖魯悼其文不主于經南宋姚宏之校高誘戰國策謂訪得春秋後語始克是正吳師道言春秋後語晉孔衍所著賴此見其一二蓋自孔衍之書亡佚不見于元明而左氏以後通鑑以前中閒國故之茫昧無徵久矣近流所著愈出愈多古籍日亡日少此學者之所無如何也前編外紀所以推廣通鑑者不一書而自春秋入戰國其閒六十年故書雅記脫漏常多綱而集之故非易易歟朱君井南惇學好古躭心經訓湛冥誦讀無閒居遊于凡

秦漢諸子衆家之言有繫乎周威烈王魯繆公之世者咸加筆錄依年排次以爲左國續補若干卷蓋井南亦未見孔衍春秋後語之書而大意實與之合秦漢去古未遥雖有傳聞異辭不衷一是或公羊所謂不修春秋及百二十國寶書之遺猶有在是且亦韋氏所稱不主於經者也井南方在客授討行篋不常有書非更數年悉不得廣蒐極覽以完究其業如遂成之俾學者于稽經諏史之間彌此一闕憾豈非快事哉辱井南不遠千里屬草藁未定先以諗余余媿荒落無以贊其所不及輒書是以誇勸慫恿之云

師華山房文集序

上元戴生衍善以文贄余揚州讀其辭接其人莊莊然有老成之風心異之叩所從來乃知爲故國子監學正戴未堂先生子余故嘗聞先生以宿學主關中書院吾鄉畢尚書論薦授官以歸其時余爲諸生家居未及相識因從求先生遺書衍善貽余所刻經說又出所未刻師華山房文集得備見先生爲學大指先生之學本諸躬行其言發自心得讀其文凡余平日所嘗欲言而未及言未能言者往往皆在不啻若探余懷以出之慨然念先生往矣斯言也其不可不聞於斯世力贄衍善付

釋而衍善居貧守先生之教不干貴游久弗克就會余自刊文集訖事有裒聚之便遂與勘定爲四卷附以語錄一卷刊行之自科舉之利興士或不說學而荒于古因之一二聰明才杰之子奮以漢學自見于是有惇學好古終其生而惘然無得于身心無見于行事者彼其所謂漢學者則眞漢學矣以爲自古聖人賢人所以禔心修身治人之要在乎是而學者決宜從事焉則固未然也先生述其家東原晚歲病困自言生平讀書茫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烏虖其亦可傷也已夫所謂聰明才杰者其所得未必人人果逮東原即

怏然無憾于東原矣而聞東原易簀之遺言亦有矍然自反窅然自悲者乎余既早衰浪蕩廢業不免如柳冕所云平生好文老亦興盡獨有味于先生之言不欲使之無傳昔人論文有待五百年後揚子雲之説余謂如先生者更數十年必有摩挲殘煤斷楮中興起慕樂而以余為知言者豈必待五百年哉姑為序以質諸其人焉

洞庭嚴氏族譜序

嚴莊皆出于楚芊姓其初蓋亦猶鄭氏所稱以謚氏者也厥後避漢諱易莊爲嚴終漢世皆以嚴著然唐宋後又自歧出其閒分合有不得而知者矣其不可得知者不必强以知之也就其可知者而爲之譜于以敬宗于以收族豈非君子所有事乎洞庭東山之嚴于吾蘇州爲右姓自其先彰德知府經以進士起家明宏治中爲循吏而其家始大萬歷中隱君果始譜其世刻之及是餘二百年矣隱君之爲譜不援貴宗不追遠胄獨據所知用歐陽蘇氏遺法僅及十世然二百年來子孫蕃衍

相仍日昌日熾故編修福試禮部領袖天下士登
朝事
高宗純皇帝爲文學侍從居恒讀隱君之譜慨然念隱
君舊序所諄諄于以時增益者不可以更待也亟欲續
修屬藁未定而卒其族人某侗編修之齋志棄代緒之
未遑繼爲蒐采訖事介余族人以來示余屬爲序余嘗
論譜法在今惟歐陽蘇氏爲可據唐以前設圖譜局置
郎令史領以通儒官私相糾察所成書動數千百卷義
取賅博宋以後門望既衰流品亦廢文人學士各譜其
世闕所不知大抵不過一卷之書義取簡約歐陽蘇氏

又隱以先王收族敬宗之意寓乎其間傳信傳疑可久可矣其又簡而賅約而能傳者也今隱君用其法于前編修繼其志于後某又能推隱君未已之心而終編修未竟之業是非惇宗服義之君子而能然乎嚴與吾家累世有連嘗彰德之殁也先文恪公銘其藏逮彰德子滂之殁也先中書公銘焉余與編修之子榮于世法中又爲同年比來上冢山中登碧螺玉筍諸峯父老指示余嚴氏先塋所在巒厓渾厚草木華滋德人之宫森然天得于是歎嚴氏之世未有艾其譜亦且不一書也故因某人之請而樂爲序之如此

族弟芸巖詩序

吾家羣從百數攜筐持被挾一管行于就有司試者不乏求其自喜文字之間高視濶步如昔賢所稱翩翩有一種風氣者幾乎莫覯余蓋涼涼于孤另之中悵然重家門之感也一日吾弟桂芳自其河南官所寄所爲詩至其詩結洽煦鮮逞妍騖婉筆足以逮其意意足以筆其辭句者畢出萌者必達扶疏極致而綱絡相引樞轄具存嗟乎妙哉自非天機獨得者之篤而爲之勤何繇及是雖然桂芳侍親河干蚤涉世故前此不能無役志于科舉及以才能受知大府累邀論薦驟膺緊劇一官

籠頭獨以應務之間伸情豪素大抵作詩功多讀書功埶故能縱其好于詩中未暇究其心于詩外嚴滄浪言以詩入詩最是凡境少陵言讀破萬卷自古詩人能自立家未有不多讀書者孫權之謂呂蒙蔣欽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事耳益多讀書則天地民物之故禮樂刑政之繁大而典法密而身心上之鬼神與謀下之託喻草木載籍極博皆有以入吾心之空曲隱微而達其神智夫詩亦神智之苗也當其讀書豈爲作詩而詩之所作必有不求異而自異者桂芳年富力强稟賦通敏試以吾言求之將見尺一之牘舟車

期會之頃無往非書無往非讀書之地嗣是積諸中形諸外下筆不同于今人無疑也深之以閱歷傅之以哀樂其并不同于古人又無疑也夫其學可以會古今之變則凡所自見于天下後世固將不止于詩而于爲詩之志愉快又孰甚焉余漸衰息影塊然爲田舍老公文采風流銷落都盡意外得桂芳詩爲作數日喜深幸吾門未墜吾雖孤于世猶當不孤于其家遂與點定並書以敦勸之云

陶山詩錄序

余與陶山故有蕭望之雅意本朝之願不樂處外迄皆弗遂余旣蚤衰自廢君成進士迄爲州縣江南起伏迍邅其中十有餘年遷領方州累權大郡在世法不爲不遇要之非其好也然陶山之學則因是大進學進詩亦與之俱勝陶山旣悉寫入官以後所作略仿古人一官一集釐爲若干卷以示余屬爲之序夫以陶山之才屈爲州縣州縣亦今天下迹飛之器也上不難如古循良立名奏效下亦不難因緣薦寵獵取旄節焜燿一時今顧不然而徒捉手版望塵趨風今日拜于塗而明日衙

於府而其間又不能無行役之勞簡書之迫期會之繁與夫事物是非相感觸於是含豪伸帋以一官昌其詩何爲也哉君始至荆溪以大貫書逋其帑肆力讀之其後改官五六處輒與書俱暇則訪其山川交其學士大夫蒐舉湮湛褒存墟墓其中之所窅然莫釋殷然欲達者往往不克施諸官則以寓諸詩而詩乃裒然如是矣假令陶山當日幸不爲州縣爲州縣不至江南又幸如前所稱把麾握節去爲貴人必且不暇爲詩即爲詩必不能縱所好於讀書以立其爲詩之本而多其爲詩之助如今無疑也然則陶山之詩未始非陶山之宦之述

迴起伏有以推排激宕而成之今此一官一集志其官者凡以志其學而已君爲人色夷氣淸議論必依於忠厚不爲崖岸嶄絕而臨事書然見可否尤善因事爲功捄十一于千百所陳利害得失或不能驟當於上官久而卒無以奪之以是卒相與倚辦加之揄揚比者最計而還攝郡于此蓋陶山之詩成而官亦自是將起矣雖然以陶山之人之才之學一官十餘年徒用昌其詩即所謂因事爲功者亦徒一二於詩見之後之讀者亦且論其世而慨然有感於余言也夫

彭蘭臺遺詩序

余及事彭尚書而與二林先生有忘年之契因識諸彭羣從蘭臺當日年最少以材敏愛于尚書尤爲二林所稱許年十六補諸生又十年舉于鄉自尚書棄養二林之學佛益專蘭臺習其說幾乎非西方之教勿言然不廢科舉一再試春官余猶見之京師別去未幾二林以書告君之喪年甫三十三耳彭在吾吳二百年世世積德內脩其行而外力于科舉以是爲家法吳人之喜爲善類取信于彭氏其一門相次登　朝通顯獨蘭臺不遇而天皆數之不可知者蘭臺平生著書有淨土聖賢

錄二十二史感應錄大指不離乎佛其歿也不自悲而悲世之迷不識佛者二林以書貽余亦不悼其歿而羨其西歸之早凡其相證相知別自有在余豈足以知之哉蘭臺歿二十年其子蘊章時時過余話舊因出蘭臺所遺詩屬余增訂蘭臺詩二林前已刊行顧其意主於佛蕭寥乎多遺世之音余茲以世間人用世間法于二林所錄外增著九十餘首俾蘊章刻傳之雖未知於作者意何如要之以世間法論世間文字當如斯矣蘊章幼孤惇學而文慨然有志誦先述德以余之孤于世蘊章不我遐遺復續往時二林之遊其意量有過人者茫

茫天壤數不可知而有可知南臺異日殆將食報于是

然則其不達而無年誠未足悲也

儕嶠詩集序

儕嶠于今天下亥遊莫余久故自爲諸生取科第登朝出入中外三十年凡其出處大略下逮家人孅屑以若性情意趣之所存知之莫余悉則于序儕嶠詩莫余宜及是甘肅布政使同年嚴君匡山裒取其生平古今體詩若干卷刻以行世爲之序曰儕嶠以其先大父府君爲吳縣學官生于吾蘇州故以爲名少通敏承先公東田先生之學博覽強記操紙筆數千言不自休南昌彭文勤公視學試蘇州得余夸異之及試江陰得儕嶠童子中大驚又用以夸余蓋蚤成若此其爲人剛中有

守介特無所倚不隨形勢爲燥濕居恒混混處儕俗不見厓岸遇所不可雖百責肯不能回其意旣登詞館猶以負授書自給出無車馬并斷造請在翰林有名未嘗一得衡文之任爲御史敢言蹈愆悔不自知久之出守衞輝守郡者相沿皆默覘上官意指不自出可否其于州縣委曲將迎先意承志或有甚于上官君獨時時奮髯抵几無鉅細一手操之大要歸于忠厚而實事求是不茍依違以是動輒多忤見謂難近然君故精潔無可吹求尤善折獄他守所疑難君至立剖其間上官有淸正者卒倚重君卒薦最以獲　召對君旣入對念太夫

人在鄉日久引疾遽歸歸三年滑縣事起河以北魚爛
不可問人始服君前此之治又以見推重云余與君偕
受知　高宗朝京居相鄰比以詩相贈答其後君所游
歷所作益多感物造端情辭婉約吐納風流不類其爲
人讀者將有訝如宋廣平之賦梅花韓昌黎之詠銀燭
金釵者夫廣平昌黎豈欲爲如是鐵心石腸之人哉風
會相激勢使之然而蒙謂之鐵心石腸彼其中固自有
情惜乎與世俱深未易喻諸人者故余序僑嶠詩特表
著其詩之所不載庶後有知言君子論其世因以想見
其人焉